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七十三回 錦霞大破陰風陣 繡霧同登道岸舟

復禮子請得諸真，同至紫霞洞中。紫霞出洞，迎入諸真一一禮畢，各歸座次而詢曰：「紫霞真人，呼吾等偕來，有何計議？」紫霞曰：「弟約諸真無別，因靈宅子仙規不守，累阻闡道。茲有三緘游至槐市，彼統妖部布一陰風大陣，兼下金針數萬。三緘弟子狐疑、金光之目，已為所刺被擒。特請諸真往破此陣，務將靈宅擒得，面稟道祖，看道祖發落，如何？」清虛曰：「靈宅老魅，實屬可惡！吾等駕動祥光以破之。」一時凌虛、碧虛以及雲衣諸真，各駕祥光，竟投槐市。但見槐市地面陰風遍布，黑霧迷漫。清虛子手持定光珠，向陣內一照，果見毒龍等擒得二人，高束槐枝。又見三緘手持隱身旌，隨風飄蕩。清虛暗想：「靈宅子不知在於何地？」將珠上照，見彼身坐雲頭，手捧葫蘆，向下而傾，無數金針，飛舞如蜂，聲同雷震。清虛謂凌虛曰：「此陣布得周密，須用力破之。」凌虛曰：「破法如何？」清虛曰：「擒賊不若擒王。吾想踏定五方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之氣，同擒靈宅。爾向東入，吾向西入，紫霞南入，碧虛北入，雲衣中入，以下固精子、子丹子鎮於四角。非如此恐不能破焉。」凌虛曰：「兄言甚善。」遂各持法寶，各向方位，齊入陣中。

靈宅子已知諸真前來破陣，取出迷仙寶鏡，向四面照來。

諸真駭然曰：「此鏡乃元始天王所有，彼又如何得之？陣有是鏡，則雲路迷卻，不定方向，烏能破耶？」於是諸真急退出陣，暗商議曰：「此鏡最為厲害，誰去天王宮內借得鏡匣以收之？」清虛曰：「吾願在天王處去走一遭。」紫霞曰：「三緘凡胎也，怎敵此陣？賴有隱身旌以保其軀，否則，不過三朝，即化為烏有。至三緘弟子，幸屬精怪修成，入此陣中，可當十日困苦。

如過十日，必為陰風吹化，況有金針刺目傷人。最速破陣之計，不可稍緩！」須臾，清虛曰：「吾去借匣以收迷仙寶鏡。諸真各顯道法，與靈宅子接連戰之。」紫霞曰：「兄可速行，毋得稍遲！」言罷，清虛辭去。紫霞手執閃風旗，碧虛執定風旗，凌虛執驅風旗，雲衣執逐風旗，固精執息風旗，子丹執吸風旗，齊入陣內。看看陰風稍定，黑霧將疏。靈宅知是諸仙持寶入陣，手舉寶鏡，望空照之，諸真雲頭跌下十餘丈。紫霞諒其難敵，雲頭按落，墜至三緘身旁，暗扶三緘，向東而去。凌虛祥光下墜，舉起驅風旗，向毒龍、赤鯉、蛟、蝦當頭一繞，四妖躲之不及，已被陰風吹起，簸弄半空。凌虛將狐疑、金光道人以手攜之，亦向東去。正行之際，遇著紫霞扶三緘而來。凌虛曰：「真人救得三緘，吾已救彼二弟子，如何安頓？」紫霞曰：「暫尋一洞隱之。」凌虛慧目遙觀，瞥見長硬山有一石穴，忙將三人扶入，各飲靈丹一粒。三緘蘇，狐疑、金光道人目傷已愈。

師徒俯首，拜謝活命之恩。紫霞曰：「汝師徒暫寄此間，吾等來時，方可出洞。」言畢，繪符一道，黏於洞門，仍與凌虛同入陣中，將旗布定。靈宅子以為三緘師徒尚困在陣，又舉葫蘆傾起金針，又執寶鏡，四照不止。紫霞等身弗能近，只得各立方位，緩緩捕之。

且說清虛真人駕動祥光，頃到天王宮前，拜托守宮神祇，通報天王。傳入內面，天王曰：「清虛子不在仙府，來此胡為？」清虛曰：「因大道不明於天下，異端曲學惑及世人，所以野道爭鳴，愈積愈多，壞卻正道不少，致使瓊樓仙子，寥寥無幾；地獄餓鬼，盈千累萬。道祖不忍坐視，傳得諸仙計議，始遣紫霞門徒虛無子臨凡闡道，脫胎三緘，無非為大道計也。殊靈宅真人累生事端，以阻其闡道之路。前此之陷害三緘者，姑不具論；今三緘雲遊槐市，彼又布下陰風大陣，迷困三緘，師徒難出重圍。弟子等齊赴陣中，思救三緘。不料靈宅盜得天王宮內迷仙寶鏡，弟子等道法淺陋，不能近之。望天王賞給鏡匣，收鏡回宮。倘得大道闡明，亦天王所賜也。」天王曰：「靈宅子膽敢命傲道祖，可將鏡匣持去，收吾寶鏡，以復本位焉。」清虛得匣辭別，祥光駕動，疾向槐市而行。忽見當頭赤雲冉冉，不高不下，清虛異，立而視之。待不一時，赤雲已到，乃錦霞真人也。清虛拱手詢曰：「真人何來？」錦霞曰：「在洞無事，半空閒遊。敢問真人行動倉皇，所為何事？今向何往？」清虛一一訴之。錦霞曰：「靈宅子仙居上界，何得作梗如斯？」

然聞真人言，彼布陰風大陣，將三緘困著，欲解此圍，非吾洞中所煉陰陽寶扇不可。」清虛曰：「既有是寶，祈借用之。將道闡明，真人功亦不校。」錦霞曰：「真人可隨吾歸，取此寶扇，然後同去破陣，亦未為遲。」清虛然其言，遂展祥光，隨錦霞歸洞。錦霞持了法寶，二真雲車並駕，望槐市疾趨。頃刻間，其地已在目前矣。

諸真人見錦霞同至，不勝欣喜。清虛當將鏡匣交與紫霞，並將錦霞助陣之情備陳頭末。紫霞大喜曰：「如陣攻破，以俾大道闡明，必得上天加功賞祿！」錦霞曰：「靈宅子所恃者，迷仙寶鏡也。可先收此鏡，後揮以陰陽寶扇，其陣自破焉。」紫霞曰：「如是，吾持匣前去。真人在於陣內，引以待之。」言已，駕動彩雲，向陣而入。

靈宅子見祥光衝入陣內，急照以迷仙寶鏡。紫霞持定鏡匣，直向前行。鏡內神光，概被寶匣吞食。紫霞於此竟到靈宅子雲頭之上，指彼言曰：「靈宅真人，何得累阻闡道？獨不畏上天法律與道祖旨意乎？」靈宅子曰：「上天道祖吾非不畏，可恨汝延道弗闡，動輒命侍道祖，以欺壓群真。吾小小設一陣兒，汝敢破否？」紫霞曰：「老仙不敢破陣，也不來矣！」說畢，震以雷訣。靈宅子忙駕祥光，整整精神，與紫霞戰於空際。陰風愈大，地覆天翻。紫霞踏著巽門，吹動陽風以拂之。陣內陰風雖托在一邊，無如陽風剛歇，而陰風又復密布，如此者累累。

紫霞於是暗舉打仙鞭，向靈宅拋來。靈宅閃過身軀，已打入祥光之左。復用手一指，此鞭又於靈宅子雲頭打下。奈彼有寶鏡護著，總不能一近其身。靈宅得意洋洋，不防紫霞將鞭收回，以鏡匣拋之。一時萬道霞光，遍佈陣內。靈宅子不知何寶，急以迷仙鏡拋在半空。元始天王早命童兒雲端候著，見得寶鏡已為鏡匣所含，雙手捧來，攜回宮去。靈宅子失了寶鏡，復將金針吹起，以傷紫霞。紫霞拋起打仙鞭，在空中飛揚不定，霞光燦燦，照徹陣之內外，即刺目金針也不敢近。錦霞乘勢取出陰陽寶扇，按定陰面，以陽面扇之。只見陰風被陽風舞弄，頃化為烏有。靈宅子見陣已破，乘雲急逃。清虛、錦霞追至數百里之遙。靈宅勢竭力窮，不敢與戰而隱。

紫霞至長硬山內，將三緘師徒引出，仍回金姓莊上。諸弟子一一拜問，三緘悉道所以。即於此日收束行李，轉向西行。

紫霞雲頭望之，見三緘已向西去，乃與諸真同至道祖殿前，面奏靈宅阻道之事。道祖曰：「靈宅子所行無定，此次不咎，如再阻滯，罰為野仙。」紫霞歸，命復禮子、正心子、誠意子追逐赤鯉四妖。三子得命，乘雲四處搜尋，渺無蹤跡。雲車播轉，回覆紫霞。是時紫霞見三緘沿途闡道，從游日眾，知其道果將成，愛命仙真常常護著行止。

三緘自得紫霞解救，由北而西，行了數日程途，來到走馬鎮前。宿於旅舍，日見旅主將算盤、戥秤、升斗拂拭不停。三緘異而詢曰：「吾見主人於鬥之屬，日日拂拭者何也？」主人曰：「凡貿易江湖，全在心腸奸詐，非大人小出，如何賺得蠅頭，養活妻兒？即如吾也，以經營起家，今有千餘金，借貸生息，皆賴此斗秤數行耳。所以不忘恩典，朝日拂拭而默祝之。」三緘曰：「汝計左矣。」主人曰：「吾計甚妙，有何左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如主人計，欲顧一時乎，抑欲流傳子孫乎？」主人曰：「千奸百詐，無非欲遺之子孫也，豈但為一時計哉！」三緘曰：「既非計於一時，必須使汝子孫長享其福。」主人曰：「吾子孫安得不長享耶？」三緘曰：「以主人用心，恐難必其長享也。」主人曰：「如何？」三緘曰：「貿易人原冀賺得財帛，遺留孫子。但須存心厚道，公公出。蓋財帛有神所司，來之公方能存之永。幾見有刻薄所得，而能久遠者乎？」主人曰：「汝言大人小出，不能傳之久遠，吾鄰岳某，賴此奸謀賺金數千，至今傳及乃孫，尚享其富者，又何說也？」三緘曰：「能以刻薄之金傳至孫輩者，緣彼前世積德甚深。即不使奸心，其富應發如是。今既為彼奸心得之，孫子必多不賢，再未有孫能發孫者也。主人試思，岳某之孫，究竟何苦？」主人曰：「岳公有七孫，近年各尚奢侈，兼姦淫賭，每歲濫費，不下數百，而今家業漸漸窘促，是即為刻薄奸謀之報耶？」三緘曰：「然。」主人曰：「前此刻薄得千金於奸詐者，可以保守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如能回心，亦可保守。」主人曰：「吾一生在奸詐之

中，從無有人道其不能久享。今得道長一言說破，若於午夜時突聞暮鼓晨鐘，甚悔從前之失。願將刻薄所得者，概以濟人，何如？」三緘曰：「汝心一播即轉，且轉而願補前過，是非善根深厚者，不能有此焉。」主人曰：「動問道長，道門有甚好處？不耕不讀，不貿易經營，終日閒遊，到頭若何結局？」三緘曰：「道門以煉道為事，煉成大道，不生不滅，免卻輪回地獄之苦。而其閒遊四方者，又非徒好自勞瘁，實欲借人以傳道耳。」主人曰：「吾聞習道者流，無妻無子，五常盡廢。倘人人如此，則天下不幾無人倫哉？」三緘曰：「噫，道門中誰無夫妻子母？蓋道以人倫為大，人倫若失，與道背矣。汝曾聞大羅天上，有不忠不孝、不盡倫盡性之神仙乎？」主人曰：「然則修道亦要從五倫作去耶？」三緘曰：「是矣。」主人曰：「果爾，吾為道長數語，破卻來生去死之情，願拜門牆，以求大道！」三緘曰：「學道貴有恒心，恐汝中途變更，弗能長久不擔。」主人曰：「既欲習道，安敢背道？」三緘曰：「汝有子乎？」主人曰：「吾有子二，俱已授室焉。」三緘曰：「汝妻尚在乎？」主人曰：「沒之久矣。」三緘曰：「汝有此緣，於道可習。」主人見其許可，遂拜三緘為師，又求三緘贈以道號。三緘因彼知悔，取為「知足道人」。知足道人欲從三緘雲遊，將二子傳來，以所剩餘資，盡行分給。二子詢明所以，苦苦留之。知足道人曰：「各人生死各人了，兒子何能代父冤？」二子知不能強，即在旅舍備辦酒宴，請三緘師徒。席間，二子同聲曰：「吾父隨師雲遊，望其道門諸位道長攜帶。倘吾父大道稍有所得，皆諸道長之功！」言畢，離席又向師徒拜舞。三緘謂知足道人曰：「汝有此令予，可無慮矣。」飲罷酒宴，次日起程，逢剝則暫住消閒，逢鎮則講論勸世。

一日來到破頂山，是山常起繡霧，村人每遇早潦，祈禱於斯者，多有應驗。三緘愛其高而寬廣，層巒秀麗，異鳥爭鳴，率諸門人登山遊玩。山半一剝，名「祖師庵」。三緘師徒游至傍晚，即入是庵，各煉其道。住了一日，同上山巔，極目望之，可觀百里。

山後走馬洞中有一老猿，名曰「繡霧」，忽見清氣盤結是山，暗自思曰：「此山荒涼已極，濁氣常生，吾恐有傷人民，時布繡霧，以敵濁氣。是清氣也，胡自來哉？」遂將妖風駕動，升於半天，俯見三緘師徒在山遊玩。繡霧曰：「清氣出自頂中，非仙子臨凡，不能乃爾。但不識有何道法，吾且試之。」按下風車，口吐繡霧，霎時將山遮掩，不辨西南。狐疑稟曰：「霧迷山野，是地必有妖魔。」三緘曰：「不可造次。如彼果欲作厲，始收以寶焉。」狐疑得命，坐於山中。轉瞬間霧氣愈甚，復稟三緘。三緘曰：「再待一刻，看彼如何？」繡霧見三緘師徒小語不休，以為法寶毫無，即於霧中噴起細雨。三緘暗取腸絛子拋在半空，化為兩道光芒，妖嬈如龍，直逼繡霧。繡霧不知何寶，坐以待之。豈知二光合墜，竟將身軀束去，落於祖師庵中。三緘歸庵，見而詢曰：「汝何妖物，敢侮予乎？」繡霧曰：「吾在此山修真煉性，與汝輩無涉。汝何許人也，來至此地，輒以法寶束吾？」狐疑在旁言曰：「吾師乃旨奉上天，命領道祖，闡道人世，號曰三緘。無論水怪山精，肆虐害民者誅之，護國佑民者賞之。」繡霧曰：「如是，吾乃千載老猿，並未害及民間，而且時布繡霧，以敵此山惡氣。早乾水溢，有求吾者，常救及之，數百年來如一日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既未為民害，如何吐霧，以迷吾師徒之逕耶？」老猿曰：「吾出洞閒遊，忽睹清氣盤旋，知有仙子降世。及上雲頭高望，乃汝師徒往來此山。心內疑猜，不知有何道法，故將繡霧布以試之。今見法寶凌空，將吾束著，吾心服矣！但吾修煉多年，未克飛升，欲求上仙指點而不獲。茲遇仙子，吾之幸也。竊願拜於門下，望仙子仁慈大展，舞以異類見嫌。」三緘曰：「汝既願拜門下，吾念汝修道辛苦，暫且收入。俟道心堅固，然後傳以道法。」遂命狐疑將束解之。老猿行了參師禮，並拜諸道兄畢，三緘為之取道號，曰「繡霧道人」云。